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五八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EB46/09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五八

(大陸版 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8.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五八冊目次

史部·史鈔類

史緯三百三十卷(八)

〔清〕陳允錫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年至三十三年自刻本

.....

史緯三百三十卷(八)

〔清〕陳允錫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年至

三十三年自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史緯三百

三十卷》提要

史緯卷二百八十三

宋史六十六

列傳

方技

列傳

趙修已，浚儀人。精天文推步之學。周祖奏泰軍謀，隱帝誅史弘肇等，將害周祖。修已密謂之曰：「今幼主信讒，大臣受戮，公位極將相，功居不賞，雖殺身成仁，何益於事？不如引兵南渡，請闕自訴，則明公之命是天所與也。天與不取，悔何可追？」周祖然之。及卽位，遷司天監。宋初，遷太府卿，判監事。告老卒。王處訥，洛陽人。少時有老吏至，令煮洛河石如麵，令食之。曰：「汝聰悟，後當爲人師。」又嘗夢人持巨鑑，星宿滿中，剖腹納之。覺而汗洽，月餘，心胸猶痛，因留意占候之學。周祖與處訥雅相善，及舉兵入汴，問劉氏國祚何以短促，對曰：「人君未得位，常務寬大，既得位，卽思復讐。漢氏據中土，承正統，以曆數推之，其大命猶永，以高祖得位之後，多報讐殺人及夷人之族，結怨天下，所以運祚不長。周祖明然太息，適發兵圍漢大臣，遂亡。古劉妹等家，將行弒戮，遂命止之，遷司天少監。建隆二年，詔處訥造新曆，命爲應天曆。拜司監卒。

馬韶，平棘人。太宗以晉王尹京中嚴私習天文之禁，韶與太宗親，史程德玄、善德玄每戒韶不令及門。開寶九年十月十

九日既夕，詔忽造德玄。德玄問其所以來，詔曰：「明日乃晉王利見之辰，故以相告。」德玄惶遽，止詔一室，入白太宗。太宗命德玄防守之，將聞于太祖。詰旦，太宗果踐阼，為太常博士卒。蘇澄隱，其定人為道士，任龍興觀。澄隱得養生之術，年八十餘，不衰老。唐明宗嘗召之，後屢有聘命，並辭疾不至。契丹王兀欲加僧道以恩命，惟澄隱不受。太祖征太原還，召見行宮，命使掖升殿，謂之曰：「京師作建隆觀，思得有道之士居之。」師累辭，召命豈懷土耶？對曰：「大梁帝宅，浩穰繁會，非林泉之士所可寄迹也。」上幸其觀，曰：「師年踰八十，而氣貌益壯，善養生者也。」請問其術，對曰：「臣之養生，不過精思練氣耳。」帝王養

史紀

卷之二百八十三

二

生則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無為無欲，神太和，昔黃帝、唐堯、享國永年，得此道也。上大悅，賜紫衣銀帛，年百歲卒。

丁少微，亳州人，隱華山，嘗遍陳搏所居，與搏齊名。少微志尚清澹，博嗜酒，適性，其道不同，未嘗相往還。少微善服氣，多餌藥，年百餘歲，康強無疾，起壇場淨室，遍夕朝禮，五十餘年未嘗稍懈。太平興國三年，召赴闕，留數月，遣還山。七年卒。趙自然，繁昌人，本名王年，十三疾甚，父抱詣青華觀，許為道士。後夢一人狀貌魁偉，綸巾素袍，鬚髮斑白，自云姓陸，引之上嵩山，謂曰：「汝有道氣，吾將教汝辟穀之法。」出青栢枝，令嚼

史紀

卷之二百八十三

三

之，及覺遂不食，神氣清爽，每聞火食氣即嘔，惟食生果、清泉而已。歲餘，復夢向見老人，教以篆書數百字，寤悉能記，寫以示人，皆不能識，或云此非篆也。乃道家符籙耳。太宗召赴闕，問之，賜名并道士服。又秦州趙抱一，牧羊田間，一夕有叩門召之者，以杖引行，杖端有氣如烟，其香可悅。至山崖絕頂，見數人會飲，音樂交奏，抱一追駭不測，會巡檢司過其下，聞樂聲疑為盜，集村民梯崖而上，至則無所覩，抱一獨在，援而下之，方俄頃，已經夕矣。抱一自是不喜熟食，火化者未嘗歷口。茹甘菊、栢葉、果實并泉，間亦飲酒，貌如嬰兒，素不習文墨，口占辭句，有道家之趣。野行露宿，大中祥符四年至京師，猶

今河變色
平地有田
中興牛馬

前晚願為弟子志言動止新易語笑無度或裝裝疾趨或楷
空佇立從屠沽兒飲無所擇眾以為狂狂獨曰此異人也溫
州林仲方以庠納來獻舟始及岸志言遽來取去仁宗延入
禁中登坐結跌飯畢而出未嘗揖也仁宗春秋高繼嗣未立
然道內侍問之志言書有三郎人莫測所謂後英宗以濮
王第十三子入繼眾始悟大宗正司節請書得潤州字未幾
守節卒贈丹陽郡王普淨院施浴夜漏初盡門扉未啓而浴
室有人聲狂視則志言在焉有具齋誤進餚者并食之臨流
而吐化為小鮮群泳而去海客遇風舟且沒恍見一僧操粗
引船乃獲濟及至都下遇志言曰汝非我且奈何客記其貌
史事 卷之二百八十三
乃引舟者也與趙崇善崇隱居番禺志言數以偈頌相寄萬
里間數日而達志言將死作頌不可曉仁宗遣內侍以真身
塑像置寺中榜曰顯化禪師見額上赫然有光就視之得舍
利
僧懷丙真定人郡構木為浮圖十三級勢孤絕既久而中柱
壞匠人技無所施懷丙別作一柱閉戶良久易之而下趙州
渡河唐時叠石為橋歲久欹側非千夫不能正懷丙不役一
工正之如故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維之一牛數萬斤後水
暴漲絕梁牛沒于河募能出之者懷丙以二大舟實土夾牛
維之用大木為樁衝狀鈎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轉運使張

燕以開賜紫衣
許希開封人景祐元年仁宗不豫侍醫數進藥不效人心憂
恐冀國長公主薦希希診曰鍼心下包絡之間可亟愈左右
以為不可諸黃門請以身試試之無所害遂進鍼而帝疾愈
命為翰林醫官賜緋衣銀魚及器幣希奏曰扁鵲臣師也請
以所賜與扁鵲廟帝為築廟于城西封靈應侯學醫者歸之
因立太醫局于其旁
龐安時蕪水人嘗曰世所謂醫書予皆見之惟扁鵲之言深
矣所謂難經者扁鵲寓術於其書而言之不詳使後人自求
之予之術蓋出於此以之視淺深決死生若合符節察脉之
要莫急於人迎寸口是二脉陰陽相應如雨引繩陰陽均則
繩之大小等故定陰陽於喉手配覆溢於尺寸寓九候於浮
沉分四溫於傷寒此皆扁鵲畧開其端而予泰以內經諸書
考究而得其說審而用之順而治之病不得逃矣踵門求診
者為辟邸舍居之親視餌粥藥物必愈而後遣其不可治者
必實告之桐城民婦將產七日而子不下百術無效安時適
至邀視之連呼不死令以湯溫其腰腹上下指摩孕者覺腸
胃微痛即生一男子其家驚喜不知所以然安時曰兒已出
胞而一手執母腸不放非藥石所能為吾隔腹捫兒手所在
鍼之既痛即縮手所以速生也取兒視之右手虎口鍼痕存

焉其妙如此有同以華佗之事曰術若是非人所能為也其
史之妄乎年五十八疾作門人請自視脉笑曰吾察之密矣
且出入息亦脉也今胃氣已絕死矣後數日與客坐語而卒
錢乙吳越王俶支屬有羸疾後愈甚歎曰此所謂周痺也入
藏者死既而曰吾能移之使在末因自製藥飲之左手足忽
舉不能用喜曰可矣登東山得茯苓大踰斗以法噉之盡由
是雖偏廢而骨氣悍堅如全人卒年八十二

僧智緣隨州人善醫每察脉知人貴賤禍福休咎診父之脉
能道其子吉凶所言若神王珪疑古無此王安石曰昔醫和
診晉侯而知其良臣將死夫良臣之命乃見於其君之脉則
史事 卷之二 百人十三

祝父知子亦何足怪哉王韶謀取青唐言蕃族重僧而僧結
吳叱臘部帳甚衆請智緣至邊神宗召見賜金乘傳而西稱
經畧大師智緣有辯口徑入蕃中說結吳叱臘歸化他族命
龍珂等因以獻欽詔忌之言其撓邊事召還為右街首坐卒
郭天信開封人隸太史局徽宗為端王天信嘗白曰王當有
天下上即位親幸之拜定武軍節度使天信見蔡京亂國每
託天文為上言由是黜京張商英方有特望天信常稱於內
朝京黨告天信與商英漏泄禁中語商英罷天信竄新州蔡
京再相命宋康年使廣東以察之天信已死京疑未必實令
康年發棺驗視焉

卷之二 百人十三

魏漢津蜀黠卒也自言師事唐仙人李良號李八百授以
禦之法嘗迫龍門聞水聲謂人口其下必有玉即脫衣沒水
抱石而出果玉也崇寧初朝廷方協考鍾律召見言得黃帝
夏禹聲為律身為度之說謂人主秉賦與眾異請以帝指三
節為度定黃鍾之律而中指之徑則度量權衡所自出也
又云聲有太有少太者清聲陽也天道也少者濁聲陰也地
道也中聲在其間人道也合三才之道備陰陽奇偶然後四
序可得而調萬物可得而理當時以為迂怪蔡京獨神之或
言漢津本范鎮之役稍窺見其制作而託之於李良云漢津
始生為九鼎大鑄帝坐大鏡及二十四氣鐘四年三月壽成

史事 卷之二 百人十三

馬融中顯虛士八月大晟樂成徽宗御大慶殿受群臣朝賀
即漢津虛和冲顯寶應先生漢津謂京曰大晟得古意什三
四而能多非古說異日當以訪任宗堯宗堯學於漢津者也
未幾漢津死京遂以宗堯為典樂即鑄鼎之所建寶成殿祀
黃帝夏禹成王周召而良漢津配食謚漢津為嘉晨侯漢津
曉陰陽術數多奇中嘗語所知曰不出三十年天下亂矣
主者志漢州人遇異人於丐中自言吾鍾離先生也予之丹
服之而征遂棄妻子結廬田間時為人言休咎太僕卿王暨
以問召至京師館于蔡京第嘗紙書一封至帝所啓之乃昔
歲秋中與喬劉二妃燕好之語也帝由是信之封為洞微先

史籍

卷之二 八百八十三

人

生獻乾坤鑑法命鑄之既成言帝與皇后他日皆有難請時坐鑑下思所以微懼消變者明年見其師責以擅處富貴馬歸未得請病甚乃許其去步行出敕寓病已失矣歸漢而死贈正議大夫初王輔未達時問各位所至老志書大平宰相四字旋以墨塗之曰恐泄也輔敗人乃悟
王仔昔洪州人徽宗命之將雨忽遇小黃門持紙至仔昔篆符其上言焚符以湯沃而洗之蓋帝默祝為官妃療赤目一洗立愈封通妙先生居上清寶籙官仔昔性倨傲帝待以客禮其遇巨閹若奴又欲郡道士宗已林靈素忌之坐言語不遜下獄死仔昔之得罪宦者馮浩為之也仔昔書示其徒曰
上蔡遇寬人後浩南宮至上蔡被誅仔昔能先知而不能
林靈素温州人少從浮屠學苦其師笞罵去為道士丐食淮
酒間徵宗訪方士於左道錄徐知常知常以靈素對入見大
言曰天有九霄而神霄為最高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長子
主南方號長生大帝君陛下是也既下降于世其弟青華帝
君主東方攝領之謂蔡京為左元仙伯王輔為文華吏鄭居
中章貫及諸巨閹皆為之名貴妃劉氏方有寵曰九華玉真
安妃帝心喜其事賜號通真達靈先生賞資無算建上清寶
籙宮密連葉省天下皆建神霄萬壽宮造為青華正晝醮壇
及火龍神劍夜降內宮之事假帝誥天書雲篆以欺世惑眾

史籍

卷之二 八百八十三

九

其說妄誕不可究質稍識五雷法名呼風靈雨時有小怪
令吏民詣宮受神霄秘錄朝士皆進者靡然趨之每設大齋
耗費緡錢數萬帝設輟其側靈素升高正坐問者皆再拜以
謂所言無殊異時時雜提給嘲談以資嬉笑其徒美衣玉食
幾二萬人遂立道學置耶大夫十等有諸殿侍晨校籍授經
以擬符制修撰直閣改釋氏名稱冠服欲盡廢之以遂前儀
靈素益尊重升温州為應道軍節度加號元妙先生金門羽
客中和殿侍晨出入呵引至與諸王爭道都人稱曰道家兩
府與道士王允誠共為怪神後忌而毒之都城暴水遭靈素
厭勝率其徒步虛城上役夫爭舉挺擊之走而免靈素恣橫
不悛道遇皇太子弗避太子入訴帝怒斥還故里命江端本
通判温州幾祭之旋死
皇前坦來江人高宗召見問以長生久視之術坦曰先禁諸
欲勿令放逸丹經萬卷不如守一荆南師李道雅敬之坦相
道女必為天下母後為光宗皇后
王克明崇平人生時乏乳母以粥遂得脾疾及長益甚醫以
為不可治克明自讀難經素問求其法治之病遂愈以術行
吳楚間胡采妻病氣祕腹脹號呼踰旬克明視之時乘家方
會食克明謂乘曰吾愈泰人病使預會可乎以藥下之俄起
飲食如平常廬州守王安道風禁不語旬日他醫莫知所為

克明令熾炭燒地灑藥置之于上須臾而蘇張子益救海州
戰士大疫克明時在軍中全活者幾萬人子蓋上其功克明
力辭之為翰林醫痊局卒自建隆以來近臣皇親諸大校有
疾必遣內侍挾醫療視群臣被春遇者亦如之其有效者或
遷秩賜服色邊郡屯帥多遣醫官醫學隨行三年一代出師
及使境外貢院鎮宿皆令醫官隨之京城四面分遣翰林醫
候療視將士暑月即令醫官令藥與內侍分詣城門寺院散
給軍民上每便坐閱兵有被金瘡者即令醫官處療咸平中
有軍士中流矢自頰貫耳醫官聞文顯以藥傳之信宿而瘡
出上命賜緋天武右廂都指揮使韓景從太祖征晉陽齊矢

史

卷之二百八十三

十

賈左卿不出幾三十年景德初上遣醫學劉贊傳以藥出
之自陳感激願得死所又極稱贊之妙上賜贊白金還醫
官
莎衣道人姓何氏胸山人嘗舉進士不中紹興末來平江身
衣白襦晝乞食于市夜止天慶觀久之衣益敝以莎緇之
宗一夕夢莎衣人跪哭而來及寤以語內侍會后及太子
因遣使召之不至帝念恢復大計累歲未有成緒中宮虛位
日久乃焚香默祝莎衣道者誠仙人必知朕意遣中官致
不言所以道人一見掉首與音曰有中國即有外夷有日
有月不須問趣之去使者歸奏帝甚異之賜號遇神先生為

蔡忠純不居賜衣數襲不受或強邀入庵大笑而出歸於故
處帝最命內侍即其居設千道齋一歲偶踰期眾訝而問之
道人方臥乃起握手睜目而招之曰亟來亟來是日內侍至
眾益服其神光宗召之不至慶元六年卒

孫守榮富陽人病臂遇異人教以風角鳥占之術授以鐵笛
遂去不復見守榮自號富春子吹笛市中問休咎皆驗寶慶
間遊吳興聞譙樓鼓角聲驚曰旦夕且有變士人當有典郡
者見王元春賀之曰作鄉郡者必君也越兩月潘丙作亂元
春果以告變功典郡淮南帥李魯伯薦諸朝守榮以丞相史
請之聞者以晝寢辭守榮曰丞相方釣魚固池何得云爾爾

史

卷之二百八十三

土

者驚異入自既見壽之喜之自是出入其門一日庭鵲噪今
占之曰來日曠時當有寶物至明日李全以玉柱斧來獻
之嘗得李全檄未啓詢其事守榮曰全詐假布囊二十萬兩
啓封果如其說守榮私謂所知曰吾以音推諸朝紳大抵不
競宋祚其終乎為壽之所忌詎以罪貶死遠郡

外戚

自西漢有外戚之禍歷代監之宋仁英哲三朝母后稱制而
終無外家干政之害將法度之嚴有以坊其忠欺抑母后之
賢有以制其族欺作外戚傳

賀令剛陳留人父懷浦孝惠皇后兄也茂瀛州屯軍握兵邊

有誤爲也
二女家也

史

卷之二 百人十三

士

郡十餘年，侍藩邸舊恩，每歲入奏事，言幽薊可取之狀，上信之。故有岐溝之舉，既而師敗，議者咎其貪功生事，令圖輕而無謀。契丹將于越使，縶令圖曰：我獲罪本國，旦夕願歸南朝，令圖信之，遣以重錦十兩。是年，于越率衆入寇，大將劉廷景帥駐君子館，令圖爲先鋒，被圍數重，于越使人傳言，願得見，遣使君令圖意其來降，即引麾下數十騎逆之，將至其帳，于越據床罵曰：汝常好經度邊事，乃令送死來邪？盡殺其從，乃反縛令圖而去。時年三十九，高陽關部署楊重進死之。王繼勳，孝明皇后弟也，權侍衛步軍司事，時募兵千餘，將遣出征，多無妻室，太祖曰：此必有願爲婦者，不須備聘財，但酒

史

卷之二 百人十三

三

廣惠，常與繼勳同舍，人肉，折其脛而斬之。列文裕，保州人，異祖，節愍皇后文裕祖姑也，爲秦隴總督，有李飛雄者，秦州節度判官，若愚之子，性兇險，不爲其家所容，其父張季英爲監屋尉，飛雄往省之，因乘其馬，詐爲使者，以總總爲名，夜抵廐，置索馬，驛官授以馬，令卒乘馬前導，因率廐吏直姚承遂，至隴州，李監軍王守定，至吳山縣，率縣尉盧資從行，時周永瑨、田仁朗、王悅、梁崇贊、韋輔馬知節及文裕領兵屯清水縣，飛雄矯詔盡縛之，永瑨等見承遂數輩同輩，不覺其詐，仁朗獨求詔書，飛雄叱之曰：我受密旨，以若輩逆賊不用命，令盡誅汝，豈不聞封州殺李鶴邪？詔書汝豈得見？先是太宗命親信於諸道廉官吏善惡，嶺南使者言封州李鶴不奉法，詔即誅之，故飛雄以爲言，將械永瑨等詣秦州，飛雄曰：據城叛，自稱我上南府時親吏，文裕哀告曰：我亦嘗任曹郎，乞使者營救之。飛雄密語文裕曰：爾能與我同富貴否？文裕覺其詐，僞許之。飛雄命釋其縛，文裕附仁朗耳語，仁朗作墜馬，若中風狀，飛雄又解其縛，仁朗奮起，搏飛雄與文裕共擒之，送秦州，欲勒得實，飛雄家，文裕遷軍庫使。劉永年，并州人，祖美，眞宗劉皇后兄也，永年生四歲，授內殿崇班，仁宗使賦小山詩，有一柱擎天之語，帝宴理津亭，誤投金杯，謂左右曰：能取之乎？永年躍入持之而出，帝拊其首曰：

奇童子也。擢幹辦皇城司。契丹遣使來請帝給繡衣。帝曰：「張昇報使契丹，以未得請，取石塞驛門，衆皆恐。求年素有方手，擲棄之。」契丹驚以爲神。知涇州郡兵歲以香藥爲折支。三司不時犖致，振武卒素驕，突入通判廳事，譴諫。求年召至庭下，數其罪，斬爲首二人，餘不敢動。知代州契丹取西山木，帝載相屬於路。求年遣人焚之一夕而盡。契丹移檄捕縱火，益求言曰：「益固有罪，然發在我境，何預汝事？」乃不敢言。遷觀察使卒。

張克佐，河南人。溫成皇后世父也。舉進士，判登聞鼓院。時溫成爲修媛，欲以門閥自表異，克佐進端明殿學士，拜三司使。

史籍

卷之二 百八十三

古

諫官包拯等言：「親昵之私，聖人不免，惟處之有道，使不踐危機，斯爲得矣。仁宗祀明堂，拜淮康軍節度使，群牧制置使，宣徽南院使，景靈宮使，拯等復言：『陛下卽位三十年，未有失道敗德之事。』乃五六年來，擢用堯佐，群口竊議，謂其過不在陛下，而在宦官。女與執政大臣也，蓋宦官官女，見陛下繼嗣未立，既有所偏，莫不潛相趨向。執政大臣不能規諫，乃從諛順旨。高官要職，惟恐堯佐不滿其意，致陷陛下於私昵。後宮之過，制下之日，陽精晦塞，氛霧蒙宇，宜斷以大義，亟命追寢，必不得已，宜徹節度，擇與一焉，則合天意，順人情矣。」御史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欲廷議，不許，乃詔曰：「近臺諫官乞罷堯佐。」

三司及言不可用爲執政。若優與之官，於體爲善。朕用其言，遂有是命。今復以爲不可，前後反覆，於法當黜。其令中書戒諭之。自今言事官相率上殿，先取旨。堯佐辭宜徵景靈使從之。卒。贈太師，從弟堯封舉進士，爲石州推官。卒。女卽溫成皇后也。贈清河郡王。

李昭亮，繼隆子也。爲真定路都總管，保州兵叛，殺官吏，詔王果招降之。叛者乘墀呼曰：「得李步軍來我降矣。」於是遣昭亮昭亮從輕騎數十人呼城上曰：「爾輩第來降我，保無虞也。」卒稍縋縋下。明日，開城門降。授殿前副都指揮使。時承平久，將士因循縱弛，昭亮將家子，難以恩澤進，然習軍中事，政尚嚴。

史籍

卷之二 百八十三

五

肅萬勝龍猛軍，蒲博爭勝負，徹屋椽相擊，士皆惶駭。昭亮捕斬之，杖其主者，諸軍股慄。帝祠南郊，有騎卒亡所挾弓，會赦昭亮曰：「宿衛不謹，不可貸。」配隸下軍。禁兵自是頓肅。改昭德軍節度使卒。昭亮妻早亡，三嬖妾迭預家政，莫能制也。子惟賢知莫州倉粟陳腐，戍兵大譟弗肯受。州人皆恐，惟賢馳往諭曰：「邊兵衆則積粟多，能無陳腐乎？欲盡取新，則陳者何所歸？遂斬首惡一人，軍中帖然。除提舉諸司庫務，時定軍制，禁軍自隸籍後犯贓汚者，皆緝爲下軍。惟賢曰：「武士何可責以廉節？」且抵罪在昔，今不可以新令繩之。帝爲更其制，遷四方館使卒。

能治軍
不能制妻

曹份慈聖皇后弟也封濟陽郡王兼侍中元豐中以疾告既愈入謝帝曰舅久不覲太皇太后朕當自啓及慈聖崩喪畢請郡帝曰時見舅如面太皇太后奈何欲遠朕得無禮遇有不手份皇恐謝卒贈太師子諱爲文州刺史使契丹至其宮門宿客者下馬選誘同人誘曰北朝使至及朝堂門兩朝積好久無妄生事卒乘馬入進安德軍節度使

夏執中宜春人孝宗成恭皇后弟也后始貴訪得之拜奉國軍節度使執中與其微時妻至京宮人諷使出之擇配貴族執中弗爲動他日后親言之執中詞未弘語以對后不能奪既貴始從師學作大字頗工復善騎射高宗行慶壽觀近戚

史籍 卷之二 百八十三

平獻珍玩執中獨大書一人有慶萬壽無疆以獻高宗喜錫養其渥爲館伴副使宴射皆命中金人駭服孝宗將大用之謝曰他日無累陛下保全足矣人以此益賢之寧宗立加少保卒

宦者

宋世待宦者甚嚴太祖初定天下掖庭給事不過五十人宦寺中年方許養子爲後詔臣僚家母私蓄閹人民間有鬻童孺爲貨鬻者論死去唐未遠有所懲也厥後太宗却王繼恩宣徵之請真宗欲以劉承規爲節度使宰相持不可而止中更主幼母后聽政者凡三朝在於前代豈非宦者用事之秋

乎祖宗之法嚴宰相之權重郭琦有懷姙恩旋踵屏除君臣相與防微杜漸之慮深矣然而宣政間童貫梁師成之禍亦豈細哉南渡苗劉之逆皆宦者所激也坊記曰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大爲之坊民猶踰之可不戒哉

王繼恩陝州人爲昭宣使李順亂成都命爲劍南兩川招安使率兵討之繼恩由小劍門入研石砦破賊斬首五百級遂北遣言鼎嶺平劍州破賊于柳池驛斬千六百級賊衆望風奔走殺降溺死者不可勝計又克閬綿二州五月至成都破賊十萬餘斬首三萬級獲李順朝議賞功中書欲除宣徽使太宗曰朕讀前代史書不欲令宦官預政事宜徵使執政之

史籍 卷之二 百八十三

漸也止可授以他官宰相力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不足以爲賞典上怒深責相臣命學士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使序位昭宣使上以授之領順州路防禦使繼恩握重兵久留成都以宴飲爲務每出入前後奏音樂令騎兵執博局棋枰自隨僕使橫恣縱所部剽掠女子金帛軍士無鬪志餘賊迭伏山谷間州縣復陷繼恩遣高品王文壽領虎翼卒二千分路追討文壽御下嚴急士卒皆怨文壽臥帳中指揮使張巖遣宰排闥入斬之嘉州賊帥張餘有衆萬人憐與之合賊勢甚盛奏至太宗欲盡誅軍卒妻子近臣請勿殺索其家書遣使招撫必自引來歸因可破賊上然之令巡檢程道符諭旨亡

卒新降宋歸。四擊賊平之。有潛圖者。能詩。諱。京師。樂思。薦之。召見。賜進士第。尋以閔狂妄。追還詔書。真宗初。繼恩益。驕橫。與泰知政事李昌齡往來請託。上惡其朋黨。籍其資產。安置均州。卒。昌齡責出武軍節度行軍司馬。

泰齡。獲鹿人。趙保忠叛命。李繼隆率師問罪。翰監護其軍。次延州。翰慮保忠遁逸。即乘驛先往。矯詔安撫。以緩其計。王師至。翰誠保忠郊迎。因並驅而出。保忠遂就擒。加崇儀副使。咸平中。為高陽關排陣都監。敗契丹于莫州東。追斬數萬。盡奪所掠老幼。王均之亂。為川峽招安巡檢使。翰五戰五捷。連克益州。為高陽關前陣鈴轄。破契丹二萬衆于威虜軍西。俘其

史錄 卷之二百八十三 太

鐵林大將等十五人。為邪寧涇原路鈴轄。率所部接行山外。召戎落酋帥。諭以恩信。凡三十餘帳。相率內附。康奴族拒命。翰添入擊之。斬級數千。焚其廬帳。獲牛馬甚衆。復與曹瑋襲殺章理軍。至于武延川。賜錦袍金帶。白金五百兩。帛五百匹。景德初。車駕將北巡。先遣翰乘傳往涇。觀裁制兵要。許便宜從事。翰督衆浚溝洫。以拒契丹。甫畢。契丹兵至。翰不脫甲冑。七十餘日。凱旋。為涇原儀渭鈴轄。西鄙無藩籬之蔽。翰規度要害。鑿巨壘。計工三十萬。役兵卒數年而成。不煩於民。翰個備有武力。以方畧自任。前後戰鬪。身被四十九創。李繼遷未賓。翰因奉使。常出入其帳中。密陳臣一內官不足惜。願手刺

此賊死無所恨。太宗嘉其意而不許。大中祥符八年卒。贈彰國軍節度使。諡曰忠。好弄。臣

周懷政。并州人。父紹忠。以黃門事太宗。從征河東。得懷政于亂。居間養為子。給事禁中。至入內副都知。日侍內廷。權勢既盛。附會者衆。同列位望居右者。必排抑之。中外希蘇。多入其家。酷信妖妄。有朱能者。本園練使。用敏。所養。與侍卒姚斌妄談神怪。以誅之。懷政大惑。援能至。御藥使。領州刺史。於南山修道觀。與劉益輩。造符命。天書。託神言。國家休咎。否臧大。臣冠準出鎮。未與能為巡檢。倚準舊望。以實其事。準好膠漆。其附已。送上之。懷政為之助。復召準為同平章事。朝臣屢言

史錄 卷之二百八十三 尤

懷政之妄。真宗漸疎遠之。懷政憂懼。時使小黃門詐稱宣召。入坐別室。久之而還。以欺同類。準罷相。懷政愈不自安。天禧四年七月。與弟禮賓副使懷信。謀召客省使楊崇勳。內殿承制楊懷吉。開門。厥候楊懷玉。會皇城司。期以二十五日殺丁謂等。復相冠準。奉真宗為太上皇。傳位太子。前夕。崇勳懷吉詣丁謂。告之。謂夜與曹利用計。議翌日。利用入奏。真宗命收懷政。令官徵北院使曹瑋。鞫訊具狀。帝坐承明殿。問懷政。但祈哀而已。命斬于城西。紹忠及懷信並杖配。資產沒官。懷政之未敗也。紹忠誦之曰。斫頭豎子。終累我。懷信謂之曰。兄前事必敗。宜早請上首實。庶獲輕典。不聽。詔供奉官盧守明

皇上朱能
天書為懷
政家所奉
引致附人
與不可不
慎

捕朱能劉益等能殺守明以叛詔內殿本制江德明發兵捕之能入桑林自縊死供奉官李典斷能首以獻益等磔于市

寇準貶道州朝士與準厚善者悉降黜

衛紹欽開封人授入內殿班太平興國中江東有僧詣闕請

修天台壽昌寺言寺成願災身以報太宗允其請命紹欽往

督管繕既訖積薪於廷請僧如願僧言欲見至尊面謝紹欽

曰昨朝辭日親奉德音不煩致謝僧恐怖懼蹙不前顧道俗

望有救之者紹欽促令躋薪上火既盛僧欲投下紹欽遣左

右以叉接而焚之

張惟吉開封人元昊寇延州命訪邊帥攻守利害夏竦韓琦

史書卷之二百八十三

謀自鄆延深入乘虛擊之使惟吉募并汾驍勇輕騎赴河外

惟吉以爲我師當持重伺變不宜馳赴不測以自困已而元

昊引去爲入內都知商湖決轉運使施昌言請亟塞崔暉以

爲歲災民困役宜緩命惟吉按視言河可塞而民誠困財用

不足宜少待之從其議張貴妃薨將治喪皇儀殿惟吉曰此

事千典禮須同宰相宰相不能執議惟吉深以爲非卒益

安養子若水熙寧初造神臂弓成神宗臨閱置鐵甲七十步

御衛上射未有中者若水請射連中徹札

甘昭吉開封人爲京東路都巡檢齊州武衛小校馮坦率營

卒二百突入州廳事欲爲變昭吉單騎馳往戒將士操兵在

外自入見亂卒諭以禍福令推首惡自願不致戮已

而操兵者皆入營卒執十餘人告曰此誘我者也昭吉立

之縱其餘去州以無事遷入內副都知英宗即位昭吉珣衛

有勞遷康州刺史昭吉奏曰臣本孤微先帝知臣朴直拔用

至此分當從葬今願得酒掃陵寢足矣授永昭陵使

王守規樂城人爲小黃門禁中夜半火守規先覺奉仁宗及

皇太后自殿殿經後苑至延福宮時諸門扇鑰皆擊開其鎖

回視所經處已成煨燼翌日執政候起居帝曰非王守規導

朕至此幾不與卿等相見遷入內殿頭

李憲祥符人爲熙州經略司幹官公事木征與董遵合兵破

史書卷之二百八十三

踏白城殺景思立開河州憲馳至軍先是朝廷以黃旗書勅

諭將士用命破賊者倍賞憲張以示衆曰此旗天子特賜也

視此進戰帝實臨之士爭用命督諸將傍山焚族帳通路至

河州賊衆保踏白與戰大破之木征率酋長詣軍門降詔

許議泰鳳熙河邊事冷鷄朴訪山後生羌擾邊木征請自効

衆以爲不可憲曰羌人天性畏服貴種聽之征何傷乎木征

盛裝以出衆皆視師乘之殺獲萬計斬令鷄朴董遵遣使

奉贊効順元豐中五路出師討夏憲領熙秦軍復蘭州城之

請建爲帥府帝詔憲直趣興靈憲次苜蓿河而還同知樞密

院孫同曰兵法期而後至者斬帝令詰還之由憲以觀餉

不接為辭，釋弗誅。以武信軍留後駐熙河，兼秦鳳軍馬。夏人入蘭州，破西關，降宜慶使，憲以蘭州乃西人必爭地，眾數至河外而相，并，不進，意必大舉，乃增城守，整壁樓櫓，具備明年夏人果大入圍蘭州，步騎號八十萬，眾十日不克引去，坐妄奏功狀，貶居陳州卒。

張茂則，開封人，頗御藥院。仁宗不豫，茂則入侍，帝疾間，欲處以押班，懇求補外，為永興路兵馬鈐轄，進入內都知，乞休不許，言受國厚恩，廩食過量，積而未請者七年，乞令三司數奏，詔褒之，崇寧中，入黨籍，皇帝親臨不與黨人，中官得入黨籍，崇寧人。

李舜舉，開封人，為秦鳳路走馬承受，英宗立，奏事京師，會帝

史 卷之二百八十三

三

不豫，謂者止之，舜舉曰：「天子新立，使者從邊來，不得一見而去，何以慰遠人？」謂者以聞，亟召對，帝悅，因言承受公事，以蔡守將不法為職，而終更奏最，乃使神臣保任，乞免之，熙寧中，為制置涇原軍馬，五路帥出無功，民多死於凍餒，朝議再舉，民戀前日之役，皆懼行，出錢百緡不能僱一夫，相聚立柵山澤，不受調，更征呼輒攻擊之，州城縣令以督之，不能集，舜舉奏其事，乃罷兵，還請中書，王珪勢之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相公當圖，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侍正宜供酒掃之職，豈可當將帥之任，聞者代珪慚焉，轉嘉州團練使，沈括城永

崇寧，舜舉計議被聞，急斷衣襟作奏曰：「臣死無所恨，願朝廷勿輕此賊，城陷死之，賜昭信軍節度使，諡曰忠愍，舜舉性慎重，與人言未嘗及官省事。」

梁從吉，開封人，王則反，奉命宣慰，還言小寇無足慮，諸將之兵可以翦除，若得直臣統其事，不崇朝可平矣，於是以文彥博為安撫招討使，賊平。

劉惟簡，開封人，交人叛，詔惟簡至桂州審視事勢，還言帥臣劉葵貪功生事，乾德狂童，頭不足繫，陝西五路師還，命撫恤士卒，其先還者不賜，惟簡言士卒不幸，以將臣違命糧食不繼，逃生以歸，今既免其罪，同立庭中而不預賜，恐患生，倉卒

史 卷之二百八十三

三

帝從之，為內侍押班卒。

雷允恭，開封人，為內侍省押班，真宗復土，允恭請効力山陵，章獻太后曰：「吾慮汝妄動為累也，以為山陵都監，司天監邢中和曰：『山陵若上百步，法宜子孫，但恐其下有石與水爾。』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入見太后言之。』允恭素貴橫，人不敢違，即改穿上穴，入白其事，太后使與山陵使議之，時丁謂為山陵使，唯唯而已，既而穴果有石，石盡水出，允恭賜死，中和流沙門岳。

重賈，出李憲之門，性巧媚，善策人主微指，先事順承，只供奉官主杭州明金局，與蔡京游，京之進，賈力也，京為相，謀取青

唐薦貫督十使陝右審五路事宜及諸將之能否命王厚專
闕寄督兵十萬而貫監其軍至潼川適禁中火帝下手札驛
止貫母西貫發視納粹中厚問故貫曰上趣成功耳師竟出
復四州爲歷河蘭湟泰鳳路經畧安撫制置使復積石軍洮
州特功驛悉選置將吏皆取中古不復關宰相寢咈京意詔
使契丹或言以宦官爲使國無人乎帝曰契丹問貫破羌故
欲見之因使覲國策之善者也使還益論邊事兵柄皆屬
遂請進築橫山授陝西河東河北宜撫使開府領樞密院事
太傅涇國公時人稱慕京爲公相貫爲媼相至蕭關遣大將
劉法取朔方法不可貫過之法不得已出塞遇伏而死法西

厚差怨臘陰聚貧乏遊手之徒以鬼神相扇自號聖公宣和
二年十月起爲亂焚室廬掠金帛子女誘脅良民爲兵人安
於太平不識兵革欽手聽命不旬日衆至四萬破殺將官蔡
遵陷睦州二州又陷衢州殺郡守彭汝方進逼杭州郡守棄
城走殺制置使陳建廉訪使趙約縱火六日死者不可計凡
得官吏必斷臂支體探其肺腑或熬以膏油鐵鑄亂射備盡
楚安獨知休寧縣鞠嗣復以有善政不殺誓奏至京師王黼
匿不以聞因熖日熾蘭溪刻縣仙居蘇州歸安賊皆合黨應
之東南大震發運使陳亨伯奏請調京畿兵兼程赴之使不
至滋蔓徽宗始大驚亟遣童貫譚稹爲宣撫制置使率禁旅
及秦晉蕃漢兵十五萬以東三年臘將方七佛引衆六萬攻
秀州會大軍至擊賊斬首九千賊還掠杭貫檄水陸並進臘
焚官舍民居宵遁生擒臘及其妻子爲相方肥等五十二人
於梓州石穴中殺賊七萬餘黨悉平進貫太師臘破六州五
十二縣戍平民二百萬所掠婦女自賊峒逃出俛而縊於林
中者由湯巖嶺嶺八十五里間山谷相望王師自出至凱旋
四百五十日臘既平貫遂北伐以復燕山功詔解師儀爲其
三公加封徐豫兩國領樞密院宜撫河北燕山月神宗遣訓
能復全燕之境者非本邦疏王爵遂封廣陽郡王是年粘罕
南侵貫在太原遣馬擴往聘以嘗金金人以納張覺爲辭遣